

“大怪兽”带孩子们进故宫

本报记者李牧鸣、尹平平

北京市海淀区的四年级小学生赵萌，在自己9岁之前，就已经去过三四次故宫了，可她一直搞不懂：那些高大的红墙房子有什么可看的呢？

赵萌还在读幼儿园时，就被在建筑设计院做传统文化研究的妈妈带到故宫来接受“启蒙教育”。可是赵萌每隔十几分钟就问妈妈一次：“咱们什么时候出去？什么时候逛完？”最后干脆一屁股坐地上不走了，妈妈无奈把她抱回家。

上小学后，妈妈又带赵萌去过两三次故宫。每次来之前，妈妈也都是准备充分，又读书又做笔记，想把故宫的建筑、历史，一股脑儿倒给女儿。可是进入故宫以后，赵萌把故宫当成自家小区花园宽阔一些的大空场，除了在里面跑来跑去，依旧是对气势恢宏的皇家宫殿毫无兴趣。妈妈的教育计划只得作罢。

可是这一两年，反而是赵萌央求妈妈带她去故宫了，她口口声声说要去故宫里“找怪兽”。还把那些连妈妈都念不利落的神兽名字，比如獬豸、狻猊、行什等倒背如流。一次全家人一起去饭馆吃饭，饭馆是一栋仿古建筑，赵萌盯着饭馆屋脊上的神兽看了半天，告诉妈妈说它们的座次不对，女儿的转变令妈妈目瞪口呆。

这两年，像赵萌这么大的故宫小粉丝激增。赵萌他们这群小朋友对故宫突如其来的兴趣，以及急剧增长的传统文化知识，多来自于一套名叫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的儿童文学。这套以故宫里的神兽为创作原型的儿童文学，前三册自2015年底上市仅2个月，很快卖断货，迅速加印数万套。本月，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又出三册新作，赵萌又要央求妈妈带她去故宫了。



图一：北池子小学的怪兽小“粉丝”在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第二部首发式上。

图二：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作者常怡在故宫。

图三：华表顶上的朝天吼。

图四：街门环的椒图。

提到中国的怪兽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《山海经》。可《山海经》里的怪兽是上古怪兽，故宫里出现的绝大部分怪兽都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。倒是《春秋》《史记》《元史》这类人们认为通常是记录正史的史书，反而有不少内容讲述了故宫中怪兽们的神怪志异。“其实中国的历史是跟怪兽故事紧密相连的”……

把儿时听到的故事记下来

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的作者常怡，之所以想写这么一套书，是因为一次逛故宫时受的“刺激”。常怡在故宫里，路遇一位温文儒雅的老者，带着自己的孙辈逛故宫，边逛边给孩子讲解。从建筑风格到君王政体，老人讲得头头是道，孩子却对那气宇轩昂的皇家宫殿并不感兴趣，反倒是跑到一扇宫门口，问爷爷咬着门环的神兽是什么？“那是狮子。”老人漫不经心地随口答道。

“那不是狮子，是椒图，传说中龙的第五个儿子。”常怡不可思议地看着老人，她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很有学问的老者，会把椒图和狮子搞混，一个没忍住，过去纠正道：“椒图是喜欢安静的怪兽，按今天的比喻就是宅男，所以古人把它安置在门环上来看看家。”这在常怡看来算是“常识”，因为这是自己从很小的时候，就烂熟于心的。

小时候，常怡住在故宫旁边的北池子胡同二条。同住在附近几条胡同里的爷爷奶奶们，有不少都是在故宫里工作了一辈子退休的老人。那个年代的老人，退休后也没地方跳舞，休闲的方式要么是下棋，要么是给胡同里的孩子们讲故事，讲的都是与故宫有关的故事。几乎每位老人，都有一群忠实小听众。老人们之间，还会暗地里攀比，比谁的故事吸引来的孩子多。

其中有一位爷爷讲的故宫故事，最受孩子们欢迎。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皇城里面的帝王将相，而是故宫里面的大怪兽。这些大怪兽，多是在紫禁城里边边角角的地兽或脊兽，常会被人“视而不见”，不少人都会把他们一概而论为龙或者狮子。可是这位爷爷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神兽的名字、位置、作用和寓意，还把这些神兽编成故事，赋予它们不同的个性，讲给胡同里的小伙伴们。

这个爷爷于是成了胡同里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角色。椒图的故事，常怡就是从那里听来的。孩子们不光在胡同里围着圈听他讲怪兽的故事，还经常搬着小板凳跑到这位爷爷的家里面。爷爷正在家吃饭呢，小朋友就一个劲儿地催：“爷爷，您吃完饭了吗？您怎么还没吃完啊？赶紧吃完饭给我们讲故事吧！”讲起儿时的回忆，常怡禁不住眉飞色舞，“他老伴儿当时烦死我们啦！”

可是眼前的经历却让她笑不出来。虽然有人对故宫里的宫阙秘闻甚至神宵野史烂熟于心，但并不一定能分清大和殿屋檐上形态各异的神兽。上网查资料时，常怡甚至发现有建筑研究者都会把神兽的名字张冠李戴，这让她感到有点害怕。

“如果现在人们就不关心了，就开始搞错了，那未来，我们的孩子们，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故宫里面这些神兽的故事了。”常怡决心把小时候从胡同里听到的故事记录下来，让故宫里怪兽的故事，和怪兽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传承下去。

讲好中国本土的神话故事

把儿时听到的怪兽故事落实到笔头，光靠回忆可不行。常怡要让自己笔下的怪兽，从形象到性格，都与史籍中的描述吻合。“很多孩子都是通过我笔下的描述，第一次接触到中国的怪兽形象，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去翻史书，能让我的描述符合历史上真实的模样，给孩子们一个准确的印象。”

里出现的绝大部分怪兽都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。倒是《春秋》《史记》《元史》这类人们认为通常是记录正史的史书，反而有不少内容讲述了故宫中怪兽们的神怪志异。“其实中国的历史是跟怪兽故事紧密相连的”……常怡告诉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。

有翔实的史料垫底，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的故事随着主人公李小雨的一个奇遇开始了。11岁的五年级小学生李小雨在故宫捡到了一个神奇的宝石耳环，她戴上耳环以后，发现故宫里的石头怪兽们都活了起来，她还能听懂它们说的话。她与怪兽们玩耍，也共同经历了许多惊险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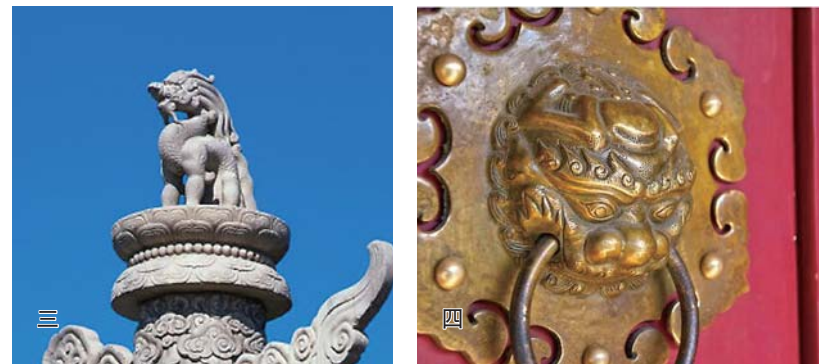
赵萌被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了。前三册出版的两年里，她反复看了无数遍。无论是怪兽们的职能、形象，还是书中所涉及的其他历史文化知识，她都烂熟于心。故宫从此对她来说，再也不是冰冷的红墙大房子，而是怪兽们的家。赵萌和李小雨差不多大，她经常把自己就想象成李小雨，她一次又一次央求妈妈带她再去故宫“找怪兽”。现在的她，已经可以给妈妈当故宫的导游了。

作为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的研究员，祝勇博士专注于研究故宫的建筑多年，也已经创作出版了《旧宫阙》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等几本讲述故宫故事的散文或学术论著，可他告诉记者：“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孩子们讲故宫。怎么样才能吸引小朋友们对故宫的兴趣。”因此，当他发现市面上有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这样一套儿童文学以后，赶紧在中央电视台的《读书》栏目等多个公开场合力荐。

“怎样把更多的文化内容，以更有效的方式传播出去，并且传播给合适的对象，是我们出版业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”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感慨说，“现在我们强调坚持文化自信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候，仿佛总是要给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。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自己，尤其是中国的孩子，我们更要讲好中国故事。”因此能有一套专门给中国的孩子们，讲中国自己的神话故事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儿童文学，在他看来难能可贵。

英国作家托尔金本来是牛津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系的一名教授。他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《霍比特人》和《魔戒》的初衷之一，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们，创造一部有本土色彩的睡前读物。常怡也有类似的想法。她最开始创作儿童文学是在自己怀孕期间，“因为我想让自己的孩子能感受到中国的传统审美。让孩子知道，有很多神奇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，而不是非要跑去欧洲、美国。”

现在不少人，提起怪兽，首先想起来的是英国的《魔戒》《哈利波特》或者美国迪士尼动画片里的那一套。不少孩子都以为，龙都长着翅膀会喷火，对中国龙反而没什么概念。《新华每日电讯》记者在采访中发发现，甚至有一些成年人，都是靠着《诛仙》等网络小说，才认识饕餮的“饕”字，才知道饕餮也是一种神兽。



被她当作积木玩具。尽管爸爸是知名出版社的编辑，但是从小到大，爸爸从没有要求或者限制过常怡的阅读。常怡从小最喜欢看的就是童话、神话和科幻小说。“我是一个在幻想中长大的孩子，我的想象没有边界。”

常怡定了定神，转向那位小朋友的家长，对她说：“你要给孩子留一点想象的空间。允许他在小的时候，可以漫无边际地畅想，愿意相信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神奇所在，即使这段时间很短。如果现在就限制孩子们的想象力，把他们局限在眼前的现实当中，让孩子认定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实在太残酷了。因为孩子们长大之后，还要经历几十年社会现实的打磨……”

常怡创作的初衷之一，就是希望人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祖先的想象力。“很多人现在都没有这种想象力了。这也影响了我们发挥创造力。我觉得很可惜。”

无论是在欧美还是日本，都有一些成年人甚至老年人，一把年纪还热衷看动画片和漫画，还会穿着蝙蝠侠的服装进电影院看蝙蝠侠的电影。这在常怡看来一点都不幼稚，“这样的人，恰恰是最有创造力的人。因为他们相信奇迹的存在，他们才敢与众不同，才能脱颖而出。”

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出版两年来，在全国各地圈粉无数。除了读书，孩子们还在用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书的喜爱。有些妈妈会把书里的内容制作成配有有声朗读的音频文件；一些学校老师会组织同学们把书里的事改编成舞台剧；故宫里甚至出现了以“寻找大怪兽”为主题的少儿夏令营活动。

赵萌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本月新出版的《故宫里的大怪兽》。如饥似渴地读完，她立刻开始和同学策划“五一”假期再次去故宫“找怪兽”。为了准备得更加充分，赵萌不仅上网搜索关于朝天吼等神兽的更多知识，还找出了书柜里的少儿版《山海经》。这本书妈妈已经给她读了很久，现在，赵萌终于主动翻开它，想要了解古老中国里的更多神话……（实习生孙楠对本文有贡献）

历史赋予这座城市的财富不仅仅是繁荣的市景，更有“圣王”大禹勤政爱民的节行俭风，这才是这座城市独特的名片与不朽的灵魄

王锦忠

近日，绍兴刚刚举行公祭大禹陵典礼。想起前些日子，带着家人去拜谒禹陵，以示对这位忧民君王的敬仰之意，继而拾级攀登会稽山，俯瞰古越大地，不失为一上佳的休闲健身活动。远方的来客，来到绍兴，在感受山川映发、水木清华的水乡风光的同时，去会稽山大禹陵寻访瞻仰这位上古的治水英雄，也是一项不错的行程。

大禹陵位于绍兴城东南向的会稽山西麓，四周松柏苍翠，群山逶迤，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。会稽山原名茅山，系大禹治水的会议场所。“会稽”之义源于“大会计”（《史书》记载。稽与计通假），即会议讲席的意思。会稽山既是大禹当年治水的策划之所，也是他病故后的安身之地。

一辆景区内的载客车直接把我们送到了入口处的一块青石碑之下，一时省下了许多脚力。据说古代官员前来，到了牌坊之处有“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”的规矩，因为你来拜谒的是上古明君“尧舜禹汤”中的一位，自然要多加礼数。过了牌坊，便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公祭甬道，长约100多米，两边是各式石雕巨兽，安详肃穆，气象庄严。自1995年以来，每年的谷雨时节，当地政府都要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公祭典礼。

大禹陵其实不仅仅是王陵那么单一，它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，依山而建，由下至上依次可分成三部分：禹陵、禹祠、禹庙。所谓禹陵，其实仅剩一碑一亭；立碑之处即墓址之地，为明嘉靖绍兴知府南大吉考定而立。碑身正面刻有“大禹陵”三字，上建一亭覆盖用以遮蔽风雨。右有“成若古亭”，左有“禹穴辨亭”，成品字排列。大禹姓姒，故禹祠为姒氏宗祠。禹庙在大禹陵北侧，正殿中央立有大禹头像，眉宇间流露忧国忧民之色。

大禹是上古时代的一位伟大的治水英雄。相传4000多年前，神州大地遭受水患，百姓无以喘息。幸有大禹受命于危难，引领百姓历尽艰辛，不以疏导之法治平洪水。“八年在外，三过家门而不入”，正是描述了大禹治水的勤业俭风。禹庙正殿明柱上所刻的一副对联，正是百姓感其恩德的真情写照：“江淮河汉思明德，精一危微见道心。”

大禹陵自古以来便是令人向往的胜地。自唐至清历代文化名人前来拜谒不计其数，并写下了不少诗文。《全唐诗》收录李白访禹穴诗一首，题为《送纪秀才游越》。而写过《禹庙》同题诗的诗人有唐朝李绅、明朝马衡、清朝毛奇龄。与禹庙相关的诗词另有唐朝严维的《陪皇甫大夫谒禹庙》。写范石的诗词有宋朝秦观的《望石》、清朝胡天游的《望石行》。写禹祠的有宋朝潘闻的《治禹祠》。清朝袁枚在其个人文集《小仓山房诗文集》中收录其大作《禹陵大松歌》。历代皇帝、州府官员及百姓也常常来此祭奠大禹，绵延至今。清圣祖康熙帝谒陵后留下了《谒大禹陵》诗一首：

古庙青山下，登临晓霭中。梅梁存旧迹，金简纪神功。九载随刊力，千年统绪崇。兹来荐蘋藻，瞻对率群工。

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前来大禹陵，或扫墓、或拜谒、或参观，留下一段段佳话。

1939年2月，周恩来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托，去新四军和东南六省视察抗日工作，解决新四军的发展和领导问题。3月17日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身份，自皖南到达浙江，几经辗转后由萧山乘临浦乘汽轮赴绍兴，于3月28日凌晨3时抵达西廊码头，一行下榻在小校场商会中厅楼上。次日检阅了三区政工队、青年营、妇女营、少年营，并向大家作了简要的抗战形势和任务的演讲。晚七时半应邀出席了越王殿座谈会，以非常激昂的姿态向参加的各界代表50余人作了长达4小时的演讲。着重阐明了共产党团结抗战、全面抗战、抗战到底的道理。3月29日下午，周恩来一行祭祖后转道禹陵，他对大禹为解万民于倒悬之苦，立志根治水患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倍加称颂，并详细地询问了大禹塑像的建造经过。离别禹陵前，周恩来同志在“大禹陵”碑前摄影留念，并和家人、亲友在“大禹陵”碑前和禹王庙拜厅前高台阶上合影留念。

拜谒禹陵，你必定会怀着一份崇敬之情拾级而上，去瞻仰立于山顶的巨型大禹铜像。尽管山高阶陡，游人依然矢志登山。上至七旬老者，下至三龄娃娃，虽身疲力乏，但没有一个放弃撒手的。等到铜像之后，才真正感受到大禹的豪迈与伟大。这是一名农夫扮相的君王，但见他左手执一柄巨铲，大有力拔山兮气贯山河之势；右手遥指被滔滔洪水淹没的神州大地，神情凝重，俨然是在与百姓商讨治水的方略。这样一位身先士卒与百姓忧患与共的好君王，怎不让后世之人怀念爱戴！

站在山顶，可以俯瞰绍兴城的全貌。那纵横交错的山道，与拔地而起的高楼，无处不透露着这座古城物物生机。然而，历史赋予这座城市的财富不仅仅是繁荣的市景，更有“圣王”大禹勤政爱民的节行俭风，这才是这座城市独特的名片与不朽的灵魄。而全市人民在五千年来表现出来的高涨热情与责任感，正是后辈人对“大禹精神”的最好传承。

大禹千秋鞭我



单地陪您读绍兴 中共绍兴市委宣传部协办